

藏書

第四冊

(明)李 贄 著

藏書

第四卷
第九至卷十二(大臣傳)

中華書局



大臣總論

李生曰。大臣之道亦難矣。予觀古大臣之用心。略有此五等者。故別而論之。夫因時者。無作爲之迹。遐哉邈乎。不可尙矣。但能忍辱者。亦妙於趨時。務結主者。尤貴於含垢。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。而要其實。皆本之於至誠。惡能彊之哉。則謂此五者。一大臣之能事可也。然世之好尙不同。士之志業亦異。如必兼全五者而後爲政。則千古無君臣矣。但能各從所好。一門深入。亦足當棟梁之任。卓然不易幾及。此古人所以致愼於學術也。惟

學術之不究而冒焉以身試之。是以知其決不可耳。且夫騁其材智。恣其胸臆。狃於聞見。驚於虛名。縱幸而成。亦與野戰者等也。又安知天下之重。不可以輕擲。僥倖之事。不可以嘗試乎。輕擲而屢試之。而屢不悔。彼所謂大賢君子。皆是也。而王介甫。張德遠其甚也。介甫不知富彊之術。而必欲富彊。德遠不知恢復之計。而惟務恢復。悲乎。是直以君父爲兒戲也矣。

藏書卷九大臣傳

一 因時大臣

叔孫通

叔孫通。薛人也。秦時以文學徵。待詔博士。數歲。陳勝起。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。楚戍卒攻斬入陳。於公何如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。人臣無將。將則反。罪死無赦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。二世怒。作色。通前曰。諸生言皆非。夫明主在上。法令具於下。吏人人奉職。安有反者。此特羣盜鼠竊狗偷。何足置齒牙間哉。郡守尉令捕誅。何足

憂。二世喜。盡問諸生。諸生或言反。或言盜。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。諸言盜者。皆罷之。乃賜通帛二十疋。衣一襲。拜爲博士。通已出。反舍。諸生曰。生何言之諛也。通曰。公不知。我幾不免虎口。乃亡去之薛。薛已降楚矣。及項梁之薛。通從之。梁敗定陶。通從懷王。懷王爲義帝。徙長沙。通留事項王。漢二年。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。通降漢王。通儒服。漢王憎之。乃變其服。服短衣楚製。漢王喜。拜通爲博士。號稷嗣君。通之降漢。從弟子百餘人。然無所進。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。弟子皆曰。事先生數年。幸得從降漢。今不進臣等。專言大猾。何也。通乃謂曰。

漢王方蒙矢石。爭天下。諸生寧能鬪乎。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。諸生且待我。我不忘矣。漢王已并天下。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。通就其儀號。高帝悉去秦儀法。爲簡易。羣臣飲。爭功。醉或妄呼。拔劍擊柱。上患之。通知上益饜之。說上曰。夫儒者難與進取。可與守成。一口說了儒生臣願徵魯諸生。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高帝曰。得無難乎。通曰。五帝異樂。三王不同禮。禮者。因時世人情爲之。節文者也。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。謂不相復也。臣願頗采古禮。與秦儀雜就之。上曰。可試爲之。令易知。度吾所能行爲之。妙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。魯有兩生

不肯行。曰：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諛親貴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傷者未起，又欲起禮樂。禮樂所由起，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爲公所爲。公所爲不合古，吾不爲。公往矣。毋污我。通笑曰：真可笑若眞鄙儒，不知時變。遂與所徵三十人西。及上左右爲學者，與其弟子百餘人，爲縣叢野外習之。月餘，通曰：上可試觀。上使行禮，曰：吾能爲此。太古之人乃令羣臣學肄會十月。漢七年，長樂宮成，諸侯羣臣朝十月，竟朝，置酒，無敢謹譁失禮者。於是高帝曰：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。義皇上人拜通爲奉常，賜金五百斤。通因進曰：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，與共爲儀。

願陛下官之。不先不後高帝悉以爲郎。通出。皆以五百金賜

諸生。誰肯諸生乃喜曰。叔孫生聖人。有郎有金便是聖人知當世務。

九年。徙通爲太子太傅。十二年。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。通切諫。上曰。公罷矣。吾特戲耳。通曰。太子天下本。本一搖。天下震動。奈何以天下戲。高帝曰。吾聽公。高帝崩。孝惠即位。乃謂通曰。先帝園陵寢廟。羣臣莫習。徙通爲奉常。定宗廟儀法。及稍定漢諸儀法。皆通所論著也。

曹參

曹參。沛人也。秦時爲獄掾。而蕭何爲主吏。居縣爲豪吏。

矣。既佐高祖定天下。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。而以參爲齊相國。參之相齊。齊七十城。天下初定。悼惠王富于春秋。參盡召長老諸先生。問所以安集百姓。誰肯問人而齊故諸儒以百數。言人人殊。參未知所定。聞膠西有蓋公。善治黃老言。使人厚幣請之。既見蓋公。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。而民自定。推此類具言之。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。故相齊九年。齊國安集。大稱賢相。蕭何薨。參聞之。告舍人趣治行。吾且入相。居無何。使者果召參。參去。屬其後相曰。以齊獄市爲寄。慎勿憂也。後相曰。治無大於此乎。參曰。不然。夫獄市者。所以并容也。

今君擾之。姦人安所容乎。吾是以先之。始參微時。與蕭何善。及爲宰相。有隙。至何且死。所推賢惟參。參代何爲相國。舉事無所變更。一遵何之約束。擇郡國吏訥于文辭。謹厚長者。即召除爲丞相史。吏言文刻深。欲務聲名。輒斥去之。日夜飲酒。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。見參不事。事來者皆欲有言。至者。參輒飲以醇酒。度之欲有言。復飲酒。醉而後去。終莫能開說。以爲常。相舍後園近吏舍。吏舍日飲歌呼。從吏患之。無如何。乃請參遊後園。聞吏醉歌呼。從吏幸相國召按之。而反取酒。張坐飲。大歌呼與相和。參見人之有細過。掩匿覆蓋之。府中無事。參子

密爲中大夫。惠帝怪相國不治事。以爲豈少朕與。乃謂密曰。女歸。試私從容問乃父曰。高帝新棄羣臣。帝富於春秋。君爲相國。日飲無所請事。何以憂天下。然無言吾告汝也。密旣洗沐歸。時間自從其所諫參。參怒而答之。二百曰。趣入侍。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。至朝時。帝讓參曰。與密胡治乎。乃者我使諫君也。參免冠謝曰。陛下自察聖武。孰與高皇帝。上曰。朕乃安敢望先帝。參曰。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。^智上曰。君似不及也。參曰。陛下言之是也。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。法令旣明具。陛下垂拱。參等守職。^勇遵而勿失。不亦可乎。惠帝曰。善。君休矣。參爲

相國三年薨。諡曰懿侯。百姓歌之曰。蕭何爲法。覲若畫一。曹參代之。守而勿失。載其清靖。民以寧壹。

丙吉

獄吏

丙吉。字少卿。魯國人。治律令。爲魯獄吏。積功勞。稍遷至廷尉右監。坐法失官。武帝末。巫蠱事起。吉以故廷尉監徵。詔治巫蠱郡邸獄。時宣帝生數月。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。吉見而憐之。又心知太子無事實。重哀曾孫無辜。吉擇謹厚女徒。令保養曾孫。置閒燥處。後二年。武帝疾。往來長楊五柞宮。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。於是上遣使者。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。亡輕重。一切皆殺。

之。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。吉閉門拒使者不納。曰。皇曾孫在。他人無辜死者。猶不可。況親曾孫乎。相守至天明。不得入。穰還以聞。武帝亦悟。曰。天使之也。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。吉之德大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。吉數勅

保養乳母加致醫藥。以私財物給其衣食。後吉遷大將軍長史。入爲光祿大夫。給事中。昭帝崩。亡嗣。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。賀即位。以行淫亂廢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。未定。吉奏記光。遂尊立皇曾孫。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。宣帝初即位。賜吉爵關內侯。吉爲人深厚不伐善。自曾孫遭遇。吉絕口不道

前恩。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。地節三年。立皇太子。吉爲太子太傅。數月。遷御史大夫。及霍氏誅。上躬親政。省尙書事。是時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。自陳嘗有阿保之功。上親見問。然後知吉有舊恩。而終不言。上大賢之。眞賢

封吉爲博陵侯。邑千三百戶。後五歲。代魏相爲丞相。吉居相位。上寬大。好禮讓。掾史有罪。不稱職。輒予長休告。忒忠厚終無所案驗。客或謂吉曰。君侯爲漢相。姦吏成

其私。然無所懲艾。吉曰。夫以三公之府。有案吏之名。吾竊陋焉。公府不案吏。自吉始。於官屬掾史。務掩過揚善。吉馭吏嗜酒。數逋蕩。從吉出。醉歐丞相車上。西曹主吏。

白欲斥之。吉曰。以醉飽之失去士。使此人將復何所容。西曹地忍之。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。此馭吏邊郡人。習知邊塞。發奔命警備事。嘗出。適見驛騎持赤白囊。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。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。知虜入雲中。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。因曰。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。此醉歐不堪吏也有老病不任兵馬者。宜可豫視。吉善其言。召東曹案邊長吏。瑣科條其人。未已。詔召丞相御史。問以虜所入郡吏。吉具對。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。以得譴讓。而吉見謂憂邊思職。馭吏力也。吉乃歎曰。士亡不可容。能各有所長。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。何見勞

勉之有。掾史由是益賢吉。吉又嘗出。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。吉過之不問。掾史獨怪之。吉前行。逢人逐牛。牛喘吐舌。吉止駐。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。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。或以譏吉。吉曰。民鬪相殺死傷。長安令、京兆尹。職所當禁備逐捕。歲竟。丞相課其殿最。奏行賞罰而已。宰相不親小事。非所當于道路問也。方春少陽用事。未可大熱。恐牛近行用暑故喘。此時氣失節。恐有所傷害也。三公典調和陰陽。職所當憂。是以問之。掾史乃服。以吉知大體。五鳳三年春。吉病篤。上自臨問。吉曰。君即有不諱。誰可以自代者。吉辭謝曰。羣臣行能。明主所